

章培恒講座叢書

中國經典新詮論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 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章培恒講座叢書



中國經典新詮論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 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新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321-5412-8

I. ①中… II. ①复…②章…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9251 号

责任编辑: 夏 宁

装帧设计: 王志伟

中国经典新论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87,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12-8/I·4309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出版說明

本叢書係“章培恒講座”演講錄之彙編。“章培恒講座”是由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組織策劃、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資助的主要項目之一，專門聘請海內外在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學者開設前沿學術講座。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為復旦大學直屬研究機構、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聯繫與資助的高校古籍研究所之一。章培恒學術基金則是於2012年由復旦大學中文系1985屆畢業生焦安先生等發起並出資，為紀念復旦大學古籍所創始人、所長章培恒教授（1934—2011）而設立的。章培恒先生是著名文學史家、復旦大學傑出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兼治現代文學，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致力於中國文學的古今貫通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成就卓著，贏得了海內外學界的廣泛稱譽。該基金的設立，旨在繼承與發揚章培恒先生的學術精神，加強國際間平等、深層的學術和文化交流，推進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本叢書將對定期開設的“章培恒講座”的演講內容整理編集後陸續予以出版，其中收錄的多為演講者在相關領域長期耕耘或最新研治之所獲，相信它們的公開出版，將為專業的文史研究者和廣大愛好者展現一個典重而斑斕的學術世界。在此，

謹向關心、支持本叢書出版的上海嘉世華年藝術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焦安執行董事等，表達衷心的感謝，也向為叢書出版付出很大心力的上海文藝出版社陳徵社長及相關工作人員，一並致以誠摯的謝忱。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

2014 年 5 月

目 錄

出版說明

第一講 《老子》第一章解釋 / 裘錫圭……………1

（評議人：葛兆光）

第二講 從《左傳》到《史記》

——中國早期敘事文在敘事藝術上的傳承與發展

/ 王靖宇 …………… 59

（評議人：廖可斌）

第三講 周公與三經 / 金學主……………97

（評議人：金文京）

第四講 小說家與魯迅 / 山田敬三……………121

（評議人：陳思和）

第一講 《老子》第一章解釋

主講人：裘錫圭（復旦大學傑出教授）

評議人：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

陳廣宏（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

各位來賓，各位專家，各位同學，上午好。作為章培恒先生逝世一週年的一項紀念活動，由章培恒學術基金支持設立的“章培恒講座”，馬上就要開始了。這次講座共有四講，分別為復旦大學傑出教授裘錫圭先生主講《〈老子〉第一章解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擔任評議；美國斯坦福大學榮休講座教授王靖宇先生主講《從〈左傳〉到〈史記〉：中國早期敘事文在敘事藝術上的傳承與發展》，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可斌教授擔任評議；韓國首爾大學名譽教授金學主先生主講《周公與三經》，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原所長金文京教授擔任評議；日本神戶大學名譽教授山田敬三先生主講《小說家與魯迅》，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擔任評議。第一講，就是裘錫圭先生的演講。裘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他享有的聲名，我想已經不用我介紹了。我們都知道裘先生的眼睛不好，裘先生答應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準備一場這麼重要的演講，我們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他和章先生之間深厚的情誼。本場的評議人是葛兆光先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和享有的聲名，我想也不用我介紹了，為了今天的活動，他其實是調整了自己的工作安排。下面我們就直接歡迎裘先生作演講。

裘錫圭：

各位先生，各位來賓，我能參加紀念章培恒先生的講座感到非常榮幸。我跟章培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我在很多方面都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師長。在經歷方面，章先生比我先進復旦大學，而且在學術界發揮作用也要比我早得多；在學問上，他的學問比我好，比我廣博得多，我在好多方面都是要向他請教的。章先生去世以後，我是很想念他的，很想念。在他逝世一個月的紀念會上我曾經講過，我本來想寫一篇有關漢簡上的俗文學資料的文章，想寫好以後向章先生請教，請他把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寫出來，現在章先生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遺憾。本來呢，這次講座上應該來講這個題目，但是這個題目準備起來要花至少幾個月的時間，最近實在沒有時間，所以我就挑了一個平時考慮得比較多的問題，就是《老子》首章的解釋問題，來講一下。

我之所以挑選這個問題，也還是有些考慮的。我們知道，章培恒先生治學的精神就是“勿爲常見所囿”。從宏觀的方面講，他對於中國文學史應該怎麼研究，應該研究什麼，中國文學史應該怎麼寫，都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比如說，《儒林外史》、《玉臺新詠》的作者、編者問題，他都有不同於其他人的自己獨特的見解。對於《老子》第一章，主要是對《老子》第一章開頭的兩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有跟一般看法不同的意見。我想這個還是符合章先生治學精神的，所以我選擇這個題目來講。

由於最近正好碰上的事情比較多，我集中精力來準備這個問題只有五天的時間，所以搞得非常緊張，當然沒有可能寫出文章。雖然是平時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但是離成文還有很大的距離。五天時間我知道是沒有可能寫出一篇文章的，只能儘量地把我的思路整理一下。就是這樣，也搞得非常的緊張。像“章培恒先生紀念室”的揭牌儀式這樣一些紀念活動，本來應該來參加的，我就根本顧不上了。一直準備到今天早上，可能還是沒有準備好。講得不好要請大家原諒。

今天講的時間也不長，主持人告訴我大概是一個小時到一

個半小時的時間，所以這個首章我也不可能講得很詳細，主要就是講開頭這兩句。當然後面也要講，但後面主要是對前人的意見擇善而從，主要還是講前面的兩句。那麼我現在就開始講。我事先發了一點參考資料，恐怕待會兒還需要寫黑板。

—

《老子》第一章大家都很熟悉，尤其開頭兩句話，大家更熟悉。傳統的說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這裏舉大家比較熟悉的任繼愈先生的翻譯。我們知道，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有一個《老子今譯》，後來到 2006 年又出了一個《老子繹讀》，那上面有對《老子》的今譯。他對這兩句話的翻譯是這樣的，他說：“‘道’，說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① 這是他後來的翻譯，五十年代的翻譯基本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永恒”一詞，他當時用的是“經常”，即“經常的‘道’”、“經常的名”^②，後來改成“永恒

① 見任繼愈《老子繹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頁。

② 見任繼愈《老子今譯》，古籍出版社，1956，1 頁。

的‘道’”、“永恒的名”。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陳鼓應先生，他也是研究《老子》、《莊子》的名家。他的《老子註譯及評介》裏面是這樣翻譯的：“可以用言詞表達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說得出來的名，就不是常‘名’。”^①（此書修訂版的翻譯大體相同。）這裏大家可以注意，他就用“常道”、“常名”，而沒有翻譯，大概感到翻譯起來很麻煩。兩位先生的理解大致相同，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看法，仔細推敲起來其實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談。

這樣一種看法，絕不是我們現代的人才有的，應該說在戰國時代，很多人就是這樣看的。我們知道，楊樹達有個《老子古義》，他對於“道可道”、“名可名”的解釋引了《韓非子》、《文子》，其中的理解，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理解。事實上還可以追溯得更遠。比如我們看《莊子》的《知北遊》，裏面有這樣的話：“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② 前面兩句是說：道是聽不見的，看不見的，

① 見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中華書局，1984，62頁。

②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6，757頁。

摸不著的；這符合老子的意思。後面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一句，可能反映了《莊子·知北遊》的作者對於“道可道”、“名可名”這兩句話的理解；他也是以為道不可言的。這樣的理解是很普遍的，我這裏就不去多說了。

當然，最近也有一些學者對《老子》第一章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比如說，去年下半年廖名春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老子〉首章新釋》^①，這個文章我後面要提到。另外，趙汀陽先生在《江海學刊》去年第一期上發了一篇文章^②，他就認為“道可道”過去的講法是不對的。我把他文章提要裏跟我們有關的文字念一下：“‘可道’應解為‘可因循’（趙先生認為“可道”之“道”應該是當道路、經由講的“道”，所以解釋為“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義是‘有規可循之道’，其所指是倫理經術政教禮法以及各種操作規則、章程規制、日用技術等等那些能夠規範化、制度化、程式化的東西。”他認為“有規可循之道”是老子所反對的；“無規可循之道”才是形而上的道，才是老子要講的道。

① 廖名春《〈老子〉首章新釋》，《哲學研究》2011年9期，35—42頁。

② 趙汀陽《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江海學刊》2011年1期，5—11頁。

他對於這兩句話的總體理解，我認為也沒有什麼很突破前人的地方，還是認為“道可道”講的不是老子之道，“名可名”講的不是老子要講的名。至於他說“道”不是“講說”的意思，而是“因循”的意思，我感到並不是很有道理。他說“道”是當“經由”講的“道”，“經由”跟“因循”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們來看《老子》自己的話，我們看五十三章裏他說：“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①在七十章裏面他又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②他在四十一章裏還講：“上士聞道，堇（僅）能行之。”^③這裏用的是馬王堆帛書本，今本下一小句作“勤而行之”，讀“堇”為“僅”，根據劉殿爵先生的意見。這一句郭店《老子》簡作“上士昏（聞）道，堇（僅）能行於其中。”^④“堇”應該讀為“僅”，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僅能行之”的意思就是僅僅能夠按照這個“道”來行事。可見老子是

①（魏）王弼註，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註校釋》，中華書局，2008，141頁。

② 同上書，175頁。

③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89頁釋文一七八行上下。

④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7頁圖版九號簡，118頁釋文，119頁註釋一〇。

希望大家來行道的，是希望大家“因循”他講的道行事的。如果“道可道”是按照趙先生這樣的講法，那麼把老子自己講的道也否定了。所以，從訓詁學，從文意本身講，趙先生的講法我看恐怕不能成立。而且事實上，他也沒有突破傳統說法的大框框，僅僅改變了一個“道”字的解釋；當然趙先生認為這個改變很重要。此外還有些文章對“道可道”、“名可名”提出了一些沒多大意思的新講法，我這裏也就不提了。

總之，我感到到目前為止，可以說，幾乎從戰國開始，大家都把“可道”之“道”、“可名”之“名”看成老子所否定的，把“常道”、“常名”看成老子所肯定的。這種看法其實有它不合理的地方，這我後面再說。

我怎麼會感到不應該用傳統的說法來講這兩句話呢？我是受到了馬王堆帛書本的啟發。我們看馬王堆帛書本^①。“帛甲”，就是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帛書《老子》有兩本，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字體比較古，乙本就晚一點。這裏有個字可能上面還沒改：這裏應該是“帛甲以乙補”，不是“帛甲以乙校”。甲本有一些殘缺的地方用乙本來補字，那麼就成了完本。事實上，

① 下面一段話是就所發的參考資料說的。

乙本這一段比甲本要殘缺得厲害，但是從行款看，兩者文字應該是一樣的。那麼這兩句話是怎麼講的呢？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①

我們知道“常”跟“恒”的異文問題是很簡單的。但是現在也有人要把它講得很複雜，就是廖名春先生最近的那篇文章，這個我們後面會提到，這裏先不講。大家知道，漢文帝的名字叫恒——劉恒，所以從漢代傳下來的古書裏，這個“恒”字往往改成了“常”字；當然有些“常”字本來就是作“常”的，並非由“恒”字改成。在先秦古書裏，一些作形容詞的，往往古本是“恒”，今本變成了“常”。也不單是《老子》，不少古書，我們現在發現的較古的簡帛本，裏面的“恒”字，後來的傳本就往往改成了“常”。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可以注意的是什麼呢？就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中的這四個“也”字。這個帛書甲本很清楚；

① 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10頁釋文九三行。引文標點與此書有出入。

乙本殘缺，但從它的行款看，乙本也應該是這樣。我們知道，北大前幾年接受了一批捐贈的漢簡，裏面有《老子》，它們的抄寫時代大概是漢武帝時，大概漢武帝偏晚，也可能更晚一點，總之不早於漢代中期，比馬王堆帛書要晚一點。在那個本子裏面是“道可道，非恒道歟（也）；名可命，非恒名也”^①，兩句話後半句的“也”字還有，前面“道可道也”、“名可名也”的兩個“也”字就沒有了。我感到帛書甲本“道可道”、“名可名”後面的這兩個“也”字是非常重要的。你們想啊，按照現在一般的理解，如果要在“道可道”、“名可名”後面加一個虛詞，那只能加個“者”字：“道可道者，非恒道也”，可以講出來的道，這種道不是恒道；“名可名者”，這個可以命名的名，它就不是恒名。絕不能加“也”。“也”表示一種說明的肯定語氣，那就是“道，可道也”——“道是可以道的”這樣的語氣。你如果還是說“可道的道不是常道”，這個“道可道也”的“也”字就加不上去。大家體會一下這個語氣，應該是很清楚的。所以按照《老子》甲本的這兩個“也”字，那就不能像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頁原大圖版一二四號簡正面，74頁放大圖版，144頁釋文。